

鐵馬

陸白人著

藝術與生活



鐵馬

陸白人

北京藝術與生活社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藝生文藝叢書之十

藝生出版書籍之四十

翻印必究

鐵馬

新詩集
每冊七角

作者

陸白人

編輯
發行人

袁笑星

出版
發行

北京西直門後
藝術與生活社
廣平庫十四號

印刷

和平印刷局

出版者的話

我們用自己的力量，相互的熱情來出版書。

我們不談建設，也不抱過大的希望。但，我們倒願意做一個衝鋒的小卒，一個拓荒者，來為作者及讀者的寫與讀而努力。

我們還沒有估計到本書的價值問題，因為那要待時間去証實的。

我們切望的道同者援助以及任何人的教正。

序

朱英誕

七年前的一个冬日我走在每天所走的路上，顧左右都是疏林，頗有一種理智的遐想，覺得要給風花雪月一個結束才好。然而寫詩的經驗倏忽一往，十年來憂樂其中，有些甘苦殊不足為外人道，但是有一個弱點却情願公布，以便接受打擊，那就是說，風花雪月的鬼神不但不表示敬遠，而且很樂與交談。於是我知道，除非死亡，你是不能擺脫風花雪月的了。你者我也，從蟹行書。我的一肘的觀感終於不是可以驟然堅定的。近年來我自己喜讀 T. Hardy, A. H. Housman, 以及 W. B. Yeats 晚年的詩，總之是質素。不過這是我個人的事，與別人有什麼關係呢？何況素朴是詩的腸谷。但不防順便一談，譬如說花月或者真不得素朴，但是風與雪如何？我狠奇怪這些自然現象會有什麼正確

區別論斷。而很奇怪的是爲什麼在科學家的手裏就是物質文明，我們不取不尊，而一到寫詩的人之手裏就只是罪惡，於是排剔，非難，甚至於吵鬧遂不約而同的都圍了過來，旋復又跑了開去。對這種遊戲我只有茫然。爲什麼從不聞有人敢惹科學家而專門要來欺服寫詩的人呢？我不迷信科學家都是怎樣的切實，而且究竟風花雪月又得罪了誰呢？詩的現實也是很複雜很丰腴的，我們不防以精密爲素朴。老實說，我也不迷信一切道德的活動會比詩更不狹隘，如果詩果真是一個窄門的話。不過這裏也有問題，我們生長在都市裏的人慕地走到鄉村，即使看見一朵小紅花也會很驚訝，摘來表示親密而終於毀棄之，這正足以表現我們的卑陋，顯得非常寒慚，如一盆景，面對着鬱彼孤松。原來生長在鄉間的人，即使是小孩也不大留心小草，你說他們偏於無情也可以，我的意思却正相反的覺得他爲們彼此之間的聯繫却是更形親密的，牠們早已與生活打成一片了。風花雪月亦然，在某一種人牠們是其生命與生活的一部

分，習以爲常了，表現出來並不由於驚奇，而我們如果反對表現出來者將能只說是用了一種都市人之眼光認爲特異，却不是由於不仁。因此遂亦更可畏。空虛的自負者似乎於人類學，歷史，科學甚至於常識都忘掉得如此的乾淨了，正如一隻擺設的茶杯。而我們能不能相信空虛就是純潔呢。若然，需以爲詩其或者還在春水繁之間乎。

這個世紀的詩風大勢之所超自應以學識爲特質，所謂學人之詩，而才人詩人之詩不廢吟咏，而且當本質與立場一切的成見都不成問題或者撇開不談之後，詩的最重要的條件還是表現力。問題還是人才問題。談到人才，無疑的，詩首先需要天才，但是不幸的很，與這同時而來的又是，詩理首先不耐個性，本色與自由之說也是過去的鋪張了。寫詩的人一旦知道不要忠實於自己而要忠實於詩，那麼這個世紀的說才有進化之可能，也就有可說，否則一切還有待於娓娓談來而頭頭是道，不然便也可無一可言而終歸沈默。只要有相當的信念，盡人事

而聽天命，寫詩就寫時好了，開明的理性既不可得，孤獨即使永久也是好的。

雖然詩有兩大罪狀，一是貴族化，二是晦澀，我情願作一個義務的律師，認為前者是不確，後者是的確而無可非議，於是這還是人才問題也。詩與世的關係以我的私見說，我想是一般人遺棄了詩而非詩不遷就一般情勢。這裏面的幽默是很濃厚的。其實詩在文學裏不過是最無奴隸性而已，如果貴族化是由此而來豈非笑談，若由晦澀而來，則還是人才問題也。不過還有一層，我們雖可言志，却也不可過於好高騖遠。詩彷彿一座荒島，牠仍舊座落在人間，空中樓閣現在不是已經在人間了嗎？

冬日天寒苦短，以上約略談來殊不得要領，文章遂不能寫好，不知能滿足作者之意否，不慧不因一點世故經驗而不盡寫序的義務，陸君是「詩與散文」班的同牕之一，人與詩與我不很熟識，我深覺不好在此作何等親切之談，若就詩談又怕有許多俗氣不可避免，那不但是陸君所不願，且也不見得是讀者所高興的吧。今恐言多語失，隨即停筆。三十一年冬月，書於北京之補青書屋。

目錄

鐵馬	一
春意	三
找不到題	四
落花與流水	六
初夏之歌	八
螢	十
蝙蝠	十一
別之刹那	十三
尋舊者	十六
眼之歌之一	十八
雨中遊	二十
我要酒	二二
病裏	二四
眼之歌之二	二六

七夕	二八
中元	三十
休息	三一
鏡子	三三
煙火夜	三五
過寒露	三七
團蚊	三九
我勸你去聽大鼓	四一
鬼節祭	四三
秋晨坐海岸	四七
冷漠	五〇
睡眠	五二
初冬寄懷	五三
游戲	五七
誰笑我	五九
醉人之歌	六二

鐵馬

鐵馬你別唱吧，

誰要聽你嘆古興亡呢？

告訴我是誰用一隻顫慄的手

掛在這剝蝕屋簷下，

是游子要你報夜風量嗎，

還是寡婦要你伴她嗚咽？

告訴我你經過了多少風霜雨雪，

披了幾重世紀塵鏽，

而你的記憶裏都埋藏些甚麼呢，
自己的孤獨？別人的興衰？

我求你別背過我的故事，
再去迎風歌我悲哀，
我走時也要帶你同去，
不讓你向別人泄漏我的生之痕跡。

鐵馬你唱吧，

我要你做我不寐的伴侶呢！

(註) 鐵馬，簷馬也。懸於簷間，風起則琤琮有聲，如今之風鈴是。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春意

桃花應許我一個緋色的故事

然而牠沒有說完就凋了

讓牡丹對牠燦爛的笑

而柳絮也瀟灑的飄來

在水面上織成了絲的網

想繫住年輕人的笑語和櫓聲嗎

我乃又好像躺在籐蘿架下

靜聽着蜜蜂的翅子响

三月二日

找不到題

天空沒有一點渣滓

我不是鴿子

怎樣裝飾那藍的海呢

拿一塊雲

用春天鑲上花邊

用陽光塗上顏色

來 看牠的變幻吧

不要响

風會偷走你的聲息

惹得牠害了羞

便要散了

三月十日

落花與流水

落花有一個愛情

戀吻着流水

流水歌戀之曲

帶伊向遼遠家鄉

頑固石子惹起妬意

揉碎了伊鮮嫩肢體

流水咆哮了

想爭鬥嗎

但又頹喪的

被他的同伴湧去

流戀的拋下一個多情的眼風
也終攆走了幾點殘零的屍體

四月十五日